

沈雲龍編輯

明清史料彙編

第七集

第六冊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明清史料彙編七集目錄

第六冊

貫池二妙集 二

(明·吳應箕著：樓山堂集卷十三至卷廿七)

清·劉世珩輯

樓山堂集卷第十三

二妙集十三

貴池吳應箕著

書

上嘉善錢相公書

癸酉

相公閣下某雖不肖嘗有意於天下之故自恨不得稍藉尺寸使有所發揮其志氣又嘗欲以當世所急及胸中所籌畫可行之事上書於公卿大寮及巡方守土諸官徒以勢分懸絕雅無知故雖言之恐不見省錄故卒鬱鬱不得一吐私計得留意人才如相公者則某得以論事於前且某於相公時辱齒芬則某即有所言必不以狂取罪敢不揣陳其愚昧惟相公裁察焉竊見今日之天下非必有大亂之實也而已見其形亦未嘗無求治之人也卒不覩其效於是主上綜核日急人心惶惑滋甚相公亦嘗深思其故而知天下所以屬望

之意乎天下非無才也加以聖明之主日夜淬厲擠掇而事不立羣臣非不竭能盡智乃所試輒取罪天下想望太平不得遂相率而厚其責於相臣謂相臣者上輔人主雖督責之過可以有所匡正下總羣臣誠知人善任亦未始不可卒收其用也孰知今日之相臣其於上下之間誠有所難言者乎然居其位則思盡其職且上有明主天下事未始不可爲也則相公今日所以上副聖知而下慰人望者豈一謹身奉上謂遂可塞責哉故不肖所深望相公者在遠法古人而取鑒近事夫前此之在政府者已事可觀矣其隨事俯仰者不足論即一二得君之人亦未嘗公然攬權佔勢如昔分宜江陵者之爲而天下之心多不屬者毋乃將順之意多而匡救之事少於天下之大計不能有所主持亦毋乃反覆即在彌縫之中而借推委以行陰刻之實於天下之公論亦有所不暇

惜者乎論者謂四明太倉實有教外別傳而今殆甚若此者於相公何有焉相公誠師古人且不暇遠論即嘉隆以來救時之相不乏也相公亦嘗即其行事而欲身爲之乎故不肖謂相公自爲計莫如開誠布公虛心盡下而又愛惜人材護持善類使負材智者皆得自盡於前而正人君子有所恃以無恐則國家即有緩急皆可得其用某嘗讀史以公孫弘曲學阿世此無足道者然居武帝時人主剛察海內多事而弘數年稱職未必非其重經術延賓客之效也況相公所期有不止此者乎至相公爲天下計則不妨有所執持有所執持然後所自爲者即開廓廣大亦有以自立於不敗夫執持之事誠非一端其大者不過利則銳興害則決去而已今天下弊政豈可枚舉某請言其甚者則徇情面而循資格二者其急害也天下圖事不成其原皆始於徇情面而用人不效則

惟資格限之而已今自郡邑至部院何一非徇情面之地自小吏至大寮何一非徇情面之官自門生座主以及鄉紳知故何一人不涉徇情面之事選舉陵遲吏治日偷財力益竭實原於此甚者墨敗之吏附逆之黨肆其險智煽惑人心其所以鴟張狼顧者無所不至而有司敬畏有如神鬼以此變化風俗必至於廉恥喪盡而忠義絕種矣即此一端可不爲之寒心乎至資格之弊則益不可言矣設官而立資格原所以抑人奔競之心而收其積久之效也行之於今則不勝害今試節舉其二端如網羅人材莫急於考試察吏安民莫重於巡方今自督學之差以及分房典試之役有一不論資俸而問操守衡鑑者乎即今闈中事故可概觀矣如此而天下之文章何得不靡通經學古之士安得皆盡其用也撫按之官亦不論材猷品望而惟序是及又視事甫畢即代去如此

吏治安得精民瘼安得悉舉劾安得公盜賊安得不生訟獄
安得衰息而且所薦則有謝矣所劾安得不可請而免乎以
人材吏治所從出乃惟資格是循嗚呼天下事何得不日壞
也抑某觀近事而尤有所感焉如浙閩二撫其立朝本末亦
自可見向使居清要之地任表率之責未始不爲名卿貳乃
用違其才至無補於國將其生平亦因之而掩方其用之之
始夫亦曰資當然耳孰知以資格用人賢者不免矣況庸流
乎又況於衝邊要害不惟其材而以資相推幾何不以天下
僥倖耶蘇子所謂凡是二者積弊已非一日人即知其害而
未有知其如是之甚也夫然即有盪滌振刷必謂之紛更多
事故於今日而重以有所延訪執持望之相公者豈不肖之
過計乎夫今天下之禍興盜賊之氛熾忠直敢言之氣
衰而強毅有爲之才寡數者不肖不言而區區舉此二事亦

審別治亂之原度世事之所最急而相公之可爲者進之而已至君心爲萬化之原所繇正朝廷以正邦國者又自有啟沃之微用以感喻于不言之表此固非他人口舌之所能效也若夫公卿舊吏係天下之望者幾人又實可爲天下之用而向以言事見罪者幾人意相公出必有處置之宜以爲同心致治之助則又不待不肖之一一舉而疏之也不肖草莽賤士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又不自揣其愚妄輒敢言天下之事亦惟相公留意人材雖不肖如應箕亦使於拜命之日得盡其狂則天下之士所以奔走輻輳皆盡忠閣下而有以成相公不世之相業者未必非不肖之今日之有以始其事也惟相公原諒裁察天下幸甚

上郡守孫公論考童生薦名書

辛未

生聞士大夫有廉恥而後天下有風俗上之人有風厲而後

下之人有廉恥生無暇舉其他姑即一考試童生之事論而風俗之壞于茲極矣揆厥所繇則以士大夫不知廉恥公受賄賂相爲請託而公祖父母不務教化專以考試媚說鄉紳生聞之長老六十年前童生有從府考託名者舉以爲羞而士夫亦深自愛而重冒嫌故其時窮鄉單戶之子多奮勉學問而自郡邑所升之士多賢不知奔競之風何以遂至此極也生每見試牌至日人之相爲籌算者必曰某族有力者幾人工請託者幾人未聞計能文者幾人也而爲童生者挾其厚貲雖目不識丁亦攘臂而議于市又有家非程卓志急進取者雖棄產稱貸亦所不顧而其貧者內視囊橐輒自慙沮未試而氣已餒一試不效遂徙業不能復振生見近來童生以孤寒而能上達者蓋無幾矣鄉官舉人每一遇考其家人子弟四出招攬以位之崇卑情之厚薄爲請之多寡而黠者

又負權術特短長以益倍其數又互相把持巧爲搖惑以益昂其值嗚呼豈祖宗所謂造就人材者盡爲仕宦作情面增田產之資乎尤可恨者請託府名本爲利也而又文以美名曰薦賢夫賢者果盡多金哉故生嘗以五罪蔽此屬矣素無相識之雅又非文字之緣一旦輸貲便爲請託是攫金於市之行也不論文藝之高下第以金之多寡先後其薦是賈人交易之術也甘言誘致多富人子逆知其前路必蹶而吾囊金已盈矣是掩取禽獸之智也夫今之能薦人者亦曾親嘗小試之苦乎窮時扼腕此弊得志而以踵事爲愉快是入官變塞之端也在地方不留意人才循例請託惟利是視則立朝安望清節表見是居官受賄之驗也然而禁絕請託其利亦有四耳目不分於屬託則得以虛公衡文而文之美惡易見孤貧者不至淹落一利也我誠不受人之屬即有所博訪

而人不敢欺二利也鑽刺無路則人皆鼓舞向學人知上之無私即見遺者亦自安義命而無嚚陵詬誶之習三利也且士子爲齊民之表考試爲風化之先此中請託不行民且曉然知上之所貴而於錢糧訟獄之類亦可杜絕他端四利也夫請託之罪如彼禁止之利如此向使有賢公祖賢父母正己率物孜孜以作養人才獎拔孤寒爲念彼請者豈不自愧即不然而令行禁止勢固得爲也又不然而格於權貴必欲吾絀法伸情則古人砍几題門亦非得已耳彼鄉紳豈真能自負其曲而撓吾公祖父母之權哉若夫童生猶列在編氓苟墮吾法而以身家嘗試必無幸矣此生所以極歎風俗之壞而專以風厲之責望上蓋爲此也伏惟明公以進士起家致位守牧甫蒞任而即有試士之役誠如生言之此正今日屬世摩鈍之急務也生言雖狂而聽之實於治化有裨惟

采納幸甚

與顏徵士書

某待試南京竊從邸報見徵聘之命首及先生而一時學士大夫無不舉手加額爲先生慶爲世道慶某有二三友生如南昌陳弘緒慈谿姚元台博羅韓如璜皆深明當世之務以爲今學士大夫之於先生當不徒爲慶而宜爲規於是咸欲爲書以獻而不佞某實首事焉某惟徵聘之事曠世乃一舉行者也事爲聞見所難得則人之望我常奢身爲天下所共期即己之責難塞以難塞之責應甚奢之望先生豈無有所挾焉而後出者乎非徒有所挾焉而已豈無深思熟慮言天下之不能言爲天下所不能爲以副期望而庶幾無慙於知遇乎今之論者曰我識顏君其經學明而行誼修也疑者曰經學明未必其通世務行誼修未必其益主德也二者先生何

居焉當今聖明之主斷持於上公卿百執事竭智索能於下
 日夜奉法以求免於罪戾不可得而■■之未靖盜賊之加
 熾民賦之既竭天變之疊見積數年之整頓聚舉世之談議
 圖之猶不見效至欲舉而責一新應聘之經生此其說甚迂
 然天下固有最急且大者先生知之乎天下有一二事焉近
 之關國體久之即爲治亂所從分向苦無言之者今言之輒
 見罪矣天下有一二人焉近之關輿論久之亦治亂所從係
 向猶有言之者今劾之而見罪薦之而見罪矣箕即不明著
 其事與人然先生伏處之日博覽廣念未有不扼腕歎息於
 此者也先生至闕庶幾召對召對必有所言所言舍其急與
 大者將欲何從耶先生自料果能深動人主轉移大臣則宜
 持浚恆之戒優游浸漬以俟大有所爲不然則宜據胸陳臆
 深切利弊使明主感而重經誼有學行之士然後有以奪其

勝心而前所云最大最急者或有所更易其閒即不幸以言見罷則亦可以有辭於天下二者先生又宜何居焉某近讀召對日錄知主上有菲薄士大夫之心矣人主綜名核實言無敢違而廷臣卷舌固聲頭搶地莫知所措其菲薄也何怪焉某獨怪諸臣果無可言耶抑有所畏而不敢耶明主可以理奪即死耳死耳亦分所應得古所謂裂裾折檻彼獨非人哉夫有所欲言者恨無尺寸之藉不得吐其胸中至可言矣何獨無言然猶曰積威之所劫也若先生則主上虛心待之矣羣臣循資格以進非必有奇智傑能之足稱也若先生則數十年一徵聘之人矣先生不思所以塞己之責副天下之望是徵聘非重先生累先生矣究竟因先生而徵聘不行且累徵聘矣則先生於鄙言雖欲不深省而亟行之其可得乎昔李固以慕於黃瓊而遺書某與先生無識面之雅區區願

忠於先生者亦欲弘獎古人之義以成先生於不朽耳若夫樊英殷浩古今同歎即本朝吳聘君至今亦有遺議焉此又先生所宜鑒者也鄙人之言曰先生是役也必居翰苑爲大官此後生竊知文字僥倖一第者累日皆可得何獨先生撰論賦頌可以鋪揚一代之業則今之博學宏詞者亦不乏人又非必待先生也某言近切直然與世俗之所爲慶所爲疑者則有閒矣惟先生采擇垂納天下幸甚

與徐令公論流賊防守書

乙亥

前聞流賊破廬江圍桐城而池州戒嚴至於通縣人民奔走號泣蓋緣江南自劉六劉七後不見兵火久矣年間此警因而張皇亦其勢也以愚計之長江天塹賊豈能飛渡即謂賊已震鄰防備宜預然當示以安靜使人心有所恃曉以理勢使不爲虛聲所恐而執事輟詞訟罷征賦減騶從日親百姓

家喻而戶說之使知上下有一體之意而一切揣摩疑畏之意盡息所謂備之於無形也有從城來者言將拆郭外居民之屋此大不可蓋一拆不可復完未見一賊而先使室家破蕩閭井蕭條是自賊其民矣若謂恐留此以資賊俟賊果渡江然後從而搬撤從而焚棄未爲晚也又言已閉築諸門此亦不可蓋諸門爲薪米從入之地關之則在城者無所仰而在鄉者有所搖即奸細宜防但稽察嚴密足矣若內無所恃而先禁外入古所謂胡越起於轂下者此也不深可慮哉至言募兵守城則尤不可之甚何也府縣之設有民快也即兵也合諸衙門即有數百著籍之兵矣不足則阜隸吏書皆可用也執事請先以正堂諸役練之而衙官各練其役此輩素有職業既不待招集之勞而本官自行操練即可得臂指之用以募兵之費厚其工食而使之坐作有方技勇自習則無

兵之擾而得兵之用民之生理不廢市之交易如常賊即未至城下而我隱然有不可拔之勢矣若召募則市井無賴之人攘臂爭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當深思而預慮之也至萬不得已使百姓城守亦當先紳衿而後小民無事之日鄉官舉監盡免雜徭已爲小民側目一旦有急而不先以其身爲民倡其子弟奴僕皆閒手偷安而單戶窮丁之子則捱門編戶奪其生業以事戎行其爲變豈待賊至哉某非知兵者嘗深究古人行事而竊度目前情形計固無善於此者矣誠如鄙言之人心固而敵愾張雖單城可以拒數十萬之銳師何況區區之流賊哉不肖此言不獨江南未見賊者宜存之以善後即江北身在圍城者嚮使皆如愚計亦必無前日殘破之事也不肖非蒙執事深知不敢盡發其狂如此伏惟垂察